

毛詩傳箋通釋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大雅

桐城馬瑞辰學

生民

序生民尊祖也瑞辰按此詩毛鄭異說嘗合經文及周禮觀之而知姜嫄實相傳爲無夫而生子以姜嫄爲帝嚳妃者誤也周官大司樂享先妣鄭註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使姜嫄爲帝嚳妃不得言無所妃一證也守祧奄八人賈疏謂守七廟及姜嫄廟使姜嫄爲帝嚳妃不得有嫄廟而無嚳廟二證也詩言履帝武敏而下言上帝不甯闕官詩曰上帝是依是知帝爲上帝非高辛氏之帝三證也武跡也

敏拇也見於爾雅釋訓則履跡之說相傳已久四證也
詩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許氏益之曰弗無之爲言有
也故莫匪爾極者皆是爾極也求福不回者求之正也
方社不莫者祭之早也其則不遠者則之近也戴氏震
曰如許氏說無庸破弗爲祓然不直言有子而曰以弗
無子反言以見其非理之常又二章居然生子亦出於
意外之詞若有夫而生子人道之常何以言以弗無子
又何以言居然生子五證也楚詞天問稷惟元子帝何
竺之投之於冰上鳥何煥之王逸註元大也帝天帝也
竺厚也言后稷之母姜嫄出見大人之跡怪而履之遂
有娠而生后稷后稷生而仁賢天帝獨何以厚之乎投

弃也煥溫也言姜嫄以后稷無父而生弃之於冰上有

鳥以翼覆薦溫之以爲神乃取而養之六證也古言履

跡生者三一爲宓犧孝經以鈞命决華胥履賤之怪生皇羲一爲帝嚳路史

父僞極取陳豐氏日合后稷而爲三又言吞卵生者二

一爲契殷本紀簡狄吞卵生契一爲大業秦本紀女嬴吞卵生大業世代荒遠

秦漢間已莫可考殷周之視唐虞猶秦漢之視周初蓋

周祖后稷以上更無可推惟知后稷母爲姜嫄相傳爲

無夫履大人跡而生又因后稷名棄遂作詩以神其事

耳

履帝武敏歆箋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禘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跡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

歆然

瑞辰

按爾雅釋訓履帝武敏武跡也敏拇也爲鄭

箋所本孫炎郭璞竝云拇迹大指處釋文敏舍人本作
畝釋云古者姜嫄履天帝之跡于畝畝之中而生后稷
徐氏璠曰舍人引詩敏作畝當本三家詩今按敏與拇
雙聲同在明母拇與畝疊韻字古音皆讀如弭故皆可
段借通用正義引河圖曰姜嫄履大人跡生后稷中候
稷起云蒼耀稷生感跡昌史記周本紀云姜嫄出野見
巨人跡心忻然悅欲跡之皆止言姜嫄履大人跡不言
踐跡之拇指而史記云姜嫄出野則舍人言履跡于畝
畝者義或有當作敏作拇皆段借字鄭及孫郭皆以武
拇相連義近故遂以拇指釋之耳又按歆之言忻卽史

記所云心忻然欲踐之也詩先言履帝武敏後言歆者
倒文耳

攸介攸止傳介大攸止福祿所止也箋介左右也其左
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已者也瑞辰按介之言界謂別

居也止卽處也大戴禮保傅篇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
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寢室盧辨注自王后以下有子
月震女史皆以金環止御王后比七月就寢室夫人婦
嬪卽以三月就其側室皆閉房而處也正此詩攸介攸
止之謂介與个通呂氏春秋孟春紀高注左右房謂之
个个猶隔也昭四年左傳注个東西廂鄉射禮記注居
兩旁謂之个个卽介也王后婦嬪之別居側室亦爲東

西廂故箋以介爲左右所止居傳以介爲大失之

載震載夙傳震動夙早也箋夙之言肅也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住瑞辰按爾雅娠震動也郭注娠猶震

也說文娠女妊身動也春秋傳曰后緡方娠今左傳作震震卽娠之聲近段借載震卽周本紀所云身動如孕者是也夙謂早敬亦引申爲肅敬之通稱保傅篇周后妃任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獨處而不偁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盧注太任孕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起惡言故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也古者婦人孕子之禮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日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誦詩

道正事如此則形容端心平正才過人矣所言正此詩
載夙之謂夙指坐立等事言之非僅如箋云不復御也
不復御已於攸介句見之矣說文以夙爲早敬毛傳訓
夙爲早亦指敬言正義謂獲福之早失傳惜矣

誕彌厥月傳誕大彌終箋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
十月而生

瑞辰

按詩中凡言誕者皆語詞說文誕習誕

也當作誕習其字从延聲故亦通借作延胡承琪曰爾
雅釋詁延間也凡言間者爲間句之詞卽助語詞延疑
卽誕字之消其說是也今按誕爲語詞誕訓大亦語詞
凡書言大淫泆有詞大不友於弟大不克恭於兄大皆
語詞也闕宮詩云彌月不遲則此詩誕彌厥月宜从傳

箋謂終十月而生但不得訓誕爲大小之大大戴禮及春秋元命苞皆云人十月而生則十月爲人生之期過期者始曰大期史記呂不韋傳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譙周曰人十月而生此過二月故曰大期則以其期者爲終期爲及期矣史記周本紀云姜嫄踐大人跡身動如孕者及期而生子

此從詩正義引作及期今本史記作始期誤

正謂及十月之期而生子也詩正義以及期爲終一年讀期爲期年之期誤矣然史記原作及期猶賴詩正義所引以正今本史記之誤

先生如達傳達生也箋達羊子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

瑞辰

按說文牽小羊也讀若達初學記引說文云達七

月生羔也箋蓋以達爲牽之段借故曰羊子至如達之
何以易生則不言惟虞東學詩云人之初生皆裂胎而
出驟失所依故墮地卽啼惟羊連胞而下其產獨易故
詩以如達爲比又常熟陶太常元淳曰凡嬰兒在母腹
中皆有皮以裹之俗所謂胞衣也生時其衣先破兒體
手足少舒故生之難惟羊子之生胞仍完具墮地而後
母爲破之故其生易后稷生時蓋藏於胞中形體未露
有如羊子之生者故言如達今按前二說是也下言不
坼不副蓋謂其胞衣之不坼裂也無菑無害亦當指后
稷言與闕宮詩無菑無害指姜嫄言者不同蓋連胞而
生異於常兒疑其或有菑害故詩又言無菑無害也

牛羊腓字之傳腓辟字愛也瑞辰按腓當讀如采薇詩
小人所腓之腓彼傳亦云腓辟也王肅云所以避患也
何氏古義讀同扉隱之扉謂隱蔽之也芘亦芘蔭之意
說文字乳也字乳育三字同義廣雅竝訓爲生是也牛
羊腓字之蓋猶虎乳子文之類與鳥覆翼之相對成文
史記言馬牛過者皆辟不踐非詩義也

會伐平林傳置之平林又爲人所收取之瑞辰按周本

紀云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
是會伐平林特言適值林中多人不便棄置非謂已爲
人收取復奪於人而棄之也傳言爲人所收取失之
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傳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后稷

呱呱而泣 瑞辰 按傳言知有天異所以著收養之由至前何以見棄則不詳據詩於鳥乃去矣之下始言后稷呱矣蓋至此始離於胞故有啼泣之聲則其初生時如蓬羊之藏 in 胞中其無啼聲可知其前之疑而棄之或以此耳非如周本紀以爲不祥而棄之亦不得如詩正義謂欲顯其異而棄之也

實覃實訐傳覃長訐大箋實之言適也覃謂始能坐也訐謂張口嗚呼也 瑞辰 按實覃實訐承上后稷呱矣下卽接言厥聲載路是知覃訐宜从傳訓長大狀其聲之長且大也說文覃長味也廣雅釋詁覃長也爾雅釋言覃延也延亦長也長讀長短之長或讀如長養之長失

之實者寔之段借當从定本作實之言是今正義从集
註作實之言適非是

克岐克嶷傳岐知意也嶷識也瑞辰按岐知以疊韻爲

義說文嶷小兒有知也引詩克岐克嶷傳以嶷爲嶷之
段借故訓爲識後漢書桓彬傳夙智早成岐嶷魏志明
帝紀注帝生四歲而有岐嶷之姿劉放傳注太原孫資
幼而岐嶷其義多本毛傳但細釋經文不當如傳所說
岐嶷承上匍匐言匍匐謂初能伏行岐嶷謂漸能起立
也後漢桓彬傳章懷注以岐爲行貌岐當讀如跂立之
跂方言跂登也說文企舉踵也古文作企廣雅釋詁企
立也企企跂竝同字岐當卽跂之段借嶷當讀如立立

之伋鄉飲酒禮賓西階上疑立鄭註疑讀爲疑然從於
趙盾之疑今公羊傳作伋然疑伋二字雙聲故通用疑
者𦍋字之段借說文𦍋未定也段玉裁曰未爲衍字大
雅靡所止疑傳疑定也土昏禮鄉飲酒並云疑正立自
定之貌鄉射禮註疑止也有矜莊之色疑皆卽說文之
𦍋字𦍋之言伋謂伋然正立貌也克岐謂能跂立克嶷
則能正立矣伋通作𦍋說文𦍋直行也正立謂之𦍋直
行謂之𦍋其義一也伋又作屹周本紀棄爲兒時屹如
巨人之志屹卽此詩之克嶷也岐嶷通作歧頤春秋元
命苞曰后稷歧頤自求是謂好農王符潛夫論曰姜嫄
履大人跡生姬棄厥相披頤爲堯司徒皆卽詩岐嶷之

轉借或本三家詩

以就口食箋以此至於能就衆人口自食謂六七歲時

瑞辰

按就之言求也爾雅釋詁求就竝訓爲終是就求

同義之證論語就有道而正焉卽求有道而正之也以就口食猶易頤自求口食卽春秋元命苞所云歧頤自求也正義釋箋謂能就人之口取食失之

藟之荏菽傳荏菽戎叔箋戎菽大豆也

瑞辰

按爾雅釋

草戎叔謂之荏菽據爾雅釋詁戎王皆訓大荏卽王也是戎荏皆大義也又戎與荏雙聲其字皆在求母故戎叔荏菽可通稱耳郭注爾雅云卽胡豆胡亦大也義與戎荏正同猶釋草之藟戎葵郭注云今蜀葵或名吳葵

胡葵戎蜀皆大之名吳胡亦皆大義非謂其自戎蜀來亦非吳胡所出也或謂戎菽爲大豆不得名胡豆失矣戎叔爲大豆今惟黃豆最大蓋卽今之黃豆崔應鑄謂石勒時始改稱黃豆蓋避戎胡之名耳或說胡豆卽豌豆者亦非至戎菽后稷所藝非齊桓伐山戎始布其豆種則正義已辨之矣

禾役穉穉傳役列也穉穉苗美好也

瑞辰

按說文穎禾

末也引詩作禾穎穉穉又曰穉禾采之貌采禾成秀也或作穗役穎二字雙聲故通用三家詩蓋有作穎者書傳穎穗也詩毛傳穎垂穎也小爾雅禾穗謂之穎穎之言頃以狀其垂穗之貌穎必有皮故又名役役之義與

服近禹貢三百里納秸服傳服稟役言服爲稟之役也是禾稟稱役之證呂氏春秋得時之麥服薄糕而赤色糕爲禾皮而謂之服是又服爲稟役之一證程氏瑤田曰凡附於外者謂之服如王城在中五服皆附於外戍邊謂之役亦衛外之義苗長生稟則衛稟外而附於稟者遂謂之服亦謂之役蓋稟之衣也今按程說是也說文稗穄也穄卽穀皮服與稗雙聲而義同役卽服皆皮也稟役謂之役苗役亦謂之役凡苗實之外皆役也故傳以列釋之列者梨之消借說文梨黍穰也又曰穰黍梨已治者梨之言芻說文芻芻也謂黍之去實者有似於芻芻也玉藻注芻芻芻也段玉裁曰芻芻花退用穎

爲之禾梨與黍梨菁茆同義皆指其實之外皮言之梨
謂周列於外卽穎也程氏瑤田曰穰从襄亦有相輔相
包之義今按役之言衛說文衛从帛而行行列也則列
正與役義通役之訓列正與穰之訓梨同義又按方言
菝芡雞頭也北燕謂之菝凡雞頭外必有衣以包裹之
其義與禾役亦相近

瓜瓟嗒嗒傳嗒嗒然多實也

瑞辰

按嗒嗒卽葦葦之段

借說文珎讀若詩曰瓜瓟葦葦又嗒讀若詩瓜瓟葦葦
皆用本字葢本三家詩葦葦猶施施矇矇皆盛貌也說
文葦草盛通俗文草盛曰葦瓜盛與草盛同義故亦曰
葦葦廣雅芾芾葦葦矇矇竝訓爲芡其義當亦本三家

詩

有相之道傳相助也箋有見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也

瑞辰

按爾雅釋詁相視也周本紀云稷及爲成人遂好

耕農相地之宜宜五穀者稼穡焉吳越春秋亦云稷相
五土之宜青赤黃黑陵水高下粟稷黍禾藁麥豆稻各
得其理此詩有相之道當謂有相視之道耳

芣厥豐草傳芣治也

瑞辰

按說文芣道多草不可行字

無治義爾雅釋詁弗治也治謂除治之爲毛傳所本芣
卽弗也韓詩作拂云拂弗也方言芣拔也廣雅釋詁拂
除也又拂拔也拂去也據弗與拔雙聲弗當爲拔之段
借芣與拂又弗之聲近通借拔借作弗猶祓之借作弗

福之借作祓也

種之黃茂傳黃嘉穀也茂美也瑞辰按墨子明長篇擇

五穀之芳黃以爲酒醴粢盛是五穀通可謂之黃毛傳
但言嘉穀本乏指五穀言正義專指黍稷失之

實方實苞實種實衰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傳
方極畝也苞本也種雜種也衰長也發盡發也不榮而
實曰秀穎垂穎也栗其實栗然箋豐苞亦茂也方齊
等也種生不雜也衰枝葉長也發發管時也栗成就也
瑞辰按廣雅釋詁方始也方爲苗生之始猶才爲草木
之初方之言分也放也穀種得氣始分放也苞之言包
程氏瑤田謂穀始生苗包而未舒是也傳言苞本者苞

本以雙聲爲義本尊爲苞

玉篇本尊草盛貌

本根亦爲苞木下

爲本

說文木从木从下

苗之下未吐包時亦爲本也方爲穀始

吐芽苞則漸含包矣種當讀如左傳余髮如此種種之種程氏曰種出地短是也釋文本傳作雜種正義本傳作雍種竝非褒讀如漢書褒然舉首之褒程氏曰褒苗漸長是也傳褒長也箋褒枝葉長也皆當讀長短之長正義訓爲生長失之呂氏春秋辨土曰厚土則孽不暹薄土則輻而不發蓋謂莖不能高發也則知詩發爲發莖箋以發爲發管時是也秀謂成穗說文禾成秀也采卽穗字發爲莖之高發秀則已成穗矣堅謂莖堅呂氏春秋審時篇得時之稼與失時之稼約莖相若稼之

得時者重重卽莖堅之故也好謂均好大田詩旣堅旣好箋云盡齊好矣是也呂氏春秋辨土篇其施土也均則其生也必堅高註堅好也堅與好義近對文則異呂氏春秋任地篇子能使橐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高註詩曰實發實秀實堅實好此之謂也正以橐數節爲發穗大爲秀莖堅爲堅堅均爲好故引詩以證之耳至於穎則穗之垂者傳曰穎垂穎也說文穎禾末也西都賦五穀垂穎是也粟則穀之成者傳曰粟其實栗栗然栗猶離離垂實之貌左傳嘉粟旨酒服虔注穀之初熟爲粟是也穎粟皆垂實之形呂氏春秋辨土篇虛稼先死衆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

高註虛不穎不粟彼以不穎不粟爲虛則知詩以實穎
實粟爲成實矣爾雅釋訓栗栗衆也郭注以爲積聚緻
良耜篇積之栗栗傳栗栗衆多也義本爾雅此傳其實
栗栗然又本良耜爲說也

恒之秬秠傳恒偏釋文恒古鄧反本又作亘正義定本
作恒集註皆作亘字瑞辰按說文榘竟也从木榘聲亘

古文榘亘卽亘字顏氏家訓書證篇所云彌亘字从二
間舟引詩作亘之秬秠是也胡承珙曰六朝本蓋皆作
亘今詩作恒者榘之消借猶天保詩如月之恒亦段恒
爲繩也今按考工記弓人恒角而短鄭註恒讀爲榘榘
竟也又通作繩方言繩竟也竟與徧義正相成至今亘

字隸消作亘，亘字亦消作亘，或據爾雅宣徧也，宣从亘，聲疑，亘爲亘字形近之誤，其說非也。

以歸肇祀傳肇始也，始歸郊祀也，箋肇郊之神位也，后稷以天爲己，下此四穀之故，則徧種之成熟則獲而畝計之，抱負而歸於郊，祀天得祀天者，二王之後也。瑞辰按陳氏稽古編曰：后稷郊祀毛以爲堯所特命，鄭以爲二王之後，宋儒皆非之。然論詩之文義，六章以歸肇祀末章后稷肇祀兩肇祀相應，而中間皆指祭祀則定指一祭而言，不得分七章所言爲后稷主祭末章首五句所言爲人祭后稷也。胡氏後箋曰：傳於上文言堯國后稷於邠命使祀天，故此章傳云始歸郊祀毛雖不用識。

緯之說然於此詩一則云天生后稷異之於人一則云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而於誕降嘉種云天降嘉種始終歸之於天蓋稷降播種必實有得於天瑞之事周頌思文云貽我來牟帝命率育臣工云於皇來牟將受厥明皆足與此篇誕降嘉種互證故說文以秬秠爲天賜后稷之嘉穀以來牟爲周所受瑞麥此在當時必實有其事所以堯使后稷郊事天神禮以義起非如周禮諸侯不得事天也鄭以爲二王之後則本得事天不得言始祀故不得不破肇爲兆耳今按陳胡二說皆是也未章后稷肇祀對下以迄於今言之則肇祀自當从傳訓爲始祀表記引詩后稷兆祀鄭注云兆四郊之祭處也

言祀后稷於郊以配天其說蓋出三家詩此詩箋云后
稷肇祀上帝於郊與禮注異而其破肇爲兆則仍取三
家詩不若毛傳訓始爲是

或舂或揄傳揄抒曰也箋舂而抒出之瑞辰按說文舂

搗粟也倉頡篇抒取出也舂搗米於臼而揄自臼取出

故箋曰舂而抒出之揄者臼之段借說文臼抒臼也引

詩或簸或臼籩當爲春之譌周官舂人註儀禮有司徹註引詩

或舂或枕據說文臼或作枕枕是臼枕本一字鄭註禮

多本韓詩作枕者蓋韓詩也揄臼一聲之轉故通用揄

古音如由故與蹂叟浮等字爲韻

或簸或蹂傳或簸穰者或蹂黍者箋蹂之言潤也簸之

又潤溼之將復舂之趣於鑿也

瑞辰

按傳蹂黍當从定

本作蹂米米與糠相對文謂既簸除其糠復取其米蹂治之也倉頡篇蹂躩也通俗文躩穀曰蹂古者蹂米之法與蹂禾異蹂禾以足躩之蹂米蓋以手重擦之下文釋之洩洩乃言洩米之事耳蹂之言蹂說文蹂復也重複治之謂揅抄之也阮孝緒文字集畧煩攪猶揅抄也說文揅一曰兩手相切磨也葛覃詩薄汚我私毛傳汚煩也箋煩煩攪之用功深舂米者用手煩攪與澣衣者用手煩攪其義正同說文撻字註一曰菜也菜小徐本作柔又撻字注一曰蹂也通俗文手捏曰撻捏卽菜也蹂也與蹂米用手揅抄義亦相通箋云又潤溼之陳

碩甫曰潤當作潤溼則煩潤之譌其說是也正義遂謂以水潤米失其義矣

釋之安安傳釋淅米也叟叟聲也

瑞辰

按說文釋漬米

也釋卽釋之段借釋文叟本又作洩說文洩浸沃也叟卽洩之消爾雅釋訓溇溇淅也釋文引詩釋之溇溇與叟一聲之轉說文淅汰米也孟子趙注淅漬也則漬米與汰米亦散文則通

取蕭祭脂取羝以較傳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先奠而後爇蕭合馨香也羝羊牡羊也較道祭也箋取蕭草與祭牲之脂爇之於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又燔烈其肉而尸羞焉自此而往郊

瑞辰

按祭行

神不聞有蕭脂之燒亦未聞因郊而祭行神毛傳引郊
特牲蕭合黍稷云云蓋以取蕭祭脂爲祭宗廟之禮正
義合傳箋爲一失之古者載祭有二一爲出行之載周
官大馭掌犯載鄭註行山曰載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
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之以車轆之而去喻無險難也
犯載說文作範載載字註云出將有事於道必先告其
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爲載既祭載轆於牲而行爲
犯載載一名祖聘禮記出祖釋載是也一名道曾子問
道而出是也一是冬祭行神月令五祀冬祭行鄭註引
中饋禮曰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載壤厚二寸廣五尺輪
四尺北面設主於載上淮南子時則訓冬其祀井高註

井或作行行門內地冬守在內故祀也是也會子問正義引崔靈恩集註云宮內之軼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軼祭山川與道路之神亦分祭行與道祭爲二也又按祖道用犬周官犬人伏瘞亦如之鄭註謂伏犬於軼上是也冬祭行則用羊周官羊人五祀其其羊牲是也取豶以軼正冬祭行神之禮祭行則祀無不舉而今歲之祀畢矣故曰以興嗣歲正義謂道祭天子用犬諸侯用羊出於胤見由不知軼祭有二耳

以興嗣歲傳興來歲繼往歲也箋嗣歲今新歲也以先歲之物齊敬祀軼而祀天者將求新歲之豐年也孟春之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瑞辰按傳以經文與

嗣二字平列與箋異義箋據月令祈穀之郊在正月故以嗣歲爲今歲正義又據箋以申傳故云來歲者據今祭時以未至爲來已過爲往今按此章傳云嘗之日泄卜來歲之日獮之日泄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泄卜來歲之稼所云來歲皆指明年而言月令孟冬祈來年於天宗皆於本年預祈來年之熟則詩嗣歲亦當指明年胡承琪曰上章以歸肇祀卽承四穀俱獲之後古人穀熟而祭遂更祈來年之豐理亦宜之其說是也傳以典嗣二字平列箋以嗣歲爲今新歲竝失之

于豆于登傳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大羨也瑞
辰按釋器及說文竝曰木豆謂之桓豆者桓之消借說

文算禮器也从升持肉在豆上讀若鋌同玉篇有彛字
登卽彛之段借俗作登字

胡臭亶時箋胡之言何也亶誠也何芳臭之誠得其時
乎瑞辰按廣雅釋詁胡大也時善也胡臭謂芳臭之大

猶士冠禮永受胡福謂大福也載芟詩胡考猶云大老
也爾雅釋邱方邱胡邱方與胡皆大也胡臭亶時與士
冠禮嘉薦亶時句法相似亶時猶云誠善也箋說失之

行葦

序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惠氏棟曰漢儒皆
以行葦爲公劉之詩班叔皮北征賦曰慕公劉之遺德
及行葦之不傷寇榮曰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王符曰

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箋履方苞方體維葉渥渥公劉
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猶感德趙長君曰公劉慈
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長君從杜撫授學義當
見韓詩孔廣森曰潛夫論議兵篇又云公劉仁德廣被
行葦又蜀志彭蒙傳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翦與踐
通瑞辰按列女傳晉弓工妻謁於平公曰君聞昔者公
劉之行乎羊牛踐葭葦惻然爲痛之恩及草木仁著於
天下劉向列女傳所引多出韓詩此亦以行葦爲公劉
詩義出韓詩之一證

敦彼行葦傳敦聚貌箋敦敦然道傍之葦瑞辰按葦爲
叢生之物故傳以敦爲聚貌讀如團聚之團敦團聲本

相近敦彼爲形容之詞猶依彼鬱彼之比故箋以敦敦然釋之敦敦猶團團也寇榮曰公劉敦行葦則似讀敦如惇阜之惇失其義矣

方苞方體箋苞茂也體成形也

瑞辰

按爾雅如竹筍曰

苞葦之初生似竹筍之含苞故曰方苞體當讀如無以下體之體謂成莖也葦之有莖正如人之有體體形通訓故箋以爲成形耳

維葉泥泥傳葉初生泥泥

瑞辰

按廣雅萋萋盛也泥卽

萋之段借潛夫論引作柅柅今本作榭榭者形近之譌李善注文選蜀都賦引毛詩作柅是其證

嘉穀脾臑傳臑函也箋以脾函爲加故謂之嘉瑞辰按

說文谷口上阿也从口上象其理或作啣腭此詩釋文
正義並引通俗文口上曰腭口下曰函而漢書羽獵賦
曰口之上下名爲喙喙與腭通蓋腭與函對文則異散
文則通故毛傳訓腭爲腭函猶其訓饒爲饒饒也說文
函舌也段玉裁曰當作函谷也然釋文引說文作函舌
也廣雅喙函竝訓爲舌則其來久矣胡承珙曰函蓋有
二義說文訓舌者是第一義又云口次肉也則函卽是
谷口次卽口邊也今本脫口次肉也四字陸所據當是
古本又按箋云以脾函爲加故謂之嘉是以加釋嘉正
義云定本集注經皆作嘉是也宋董氏言舊本皆作加
音其說未確

敦弓既堅傳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瑞辰按說文淳畫
弓也敦卽淳之段借又通作雕與彫敦雕雙聲故通川
荀子曰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大毛公受詩於
荀卿此傳正本荀子至定四年公羊何休註云禮天子
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說與荀卿小異正義
不引荀子而引公羊註又云事不經見未必然也失矣
敦又通作張敦張二字亦雙聲孟子趙註張雕弓也釋
文張丁音彫義與淳同古者刻畫謂之彫如爾雅玉謂
之彫說文彫琢文也是也繪畫亦謂之彫天子彫弓是
也東京賦彫弓斯設薛注彫弓謂有刻畫失之彫弓蓋
以五采畫之故彫弓又曰繡弓考工記五采備謂之繡

春秋定八年公羊傳弓繡質是也石鼓文有秀弓秀卽繡之段借

敦弓旣句傳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正義傳言此者明旣句是引滿之時也以合九成規此弓體直今言旣句明是挽之說文云殼張弓也二京賦曰彫弓旣殼敦與句字雖異音義同也瑞辰按句殼雙聲故通用句卽殼之段借不得讀如句倨之句亦不得訓如張弓之殼爾雅釋詁殼善也邵氏晉涵曰行葦詩上文云敦弓旣堅堅好也則殼當爲善也今按邵說是也說文殼从弓殼聲廣雅殼善也殼从殼聲故得訓善猶殼从殼聲亦訓善也敦弓旣句與敦弓旣堅同義爾雅訓殼爲善正義

詩既句耳

四鍤如樹傳皆中也正義其四鍤皆中於質如手就樹之然瑞辰按方言樹植立也樹之言豎廣雅釋詁豎立也射之中質有如豎立於其上者故曰如樹

酌以大斗傳大斗長三尺也釋文斗又作料都口反徐又音主瑞辰按斗與料異物說文斗十升也料勺也勺

所以挹取也此詩大斗及小雅維北有斗皆料之消借古音斗料同當口切徐音主者音之轉釋文斗又作料其本字也漢石經作臣卽鍤之消說文鍤酒器也从金臣象器形或从金作臣亦與斗音近故通用考工記梓人爲飲器勺一升正義引漢禮器制度勺五升徑六寸

長三尺蓋專指大斗言之長三尺與毛傳合蓋指斗柄言之釋文三尺謂大斗之柄是也

黃耇台背傳台背大老也箋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瑞辰按釋文台湯來反徐又音臺廣韻黧黯大黑之貌台與黧黯音近而義同則台亦有黑義詩以台背與黃耇對舉台背卽謂背有黑文耳爾雅元貝貽貝釋文貽本又作胎他來反字林作貽云黑貝也黑貝名貽貝正與黑背爲台背同義鮐魚之名鮐亦取背有黑文與台背義同不必老人背似鮐魚也釋詁鮐背壽也方言眉梨耇鮐老也作鮐者通借字耳箋直以鮐釋台失之

既醉

爾穀既將傳將行也箋穀謂牲體也成王之爲羣臣俎實以尊卑差次行之瑞辰按周頌曰就月將傳亦曰將行也爾雅釋言將送也孫炎曰將行之送也將爲送故又轉爲行廣雅釋詁將行也義本毛傳然古但云行酒不聞行穀將臧聲相近臧爲美將亦美也廣雅釋詁將美也破斧詩亦孔之將經義述聞言猶亦孔之臧是也竊謂爾穀既將將亦爲美猶言爾穀既嘉耳

昭明有融傳融長也箋有又瑞辰按說文融炊气上出

也从鬲蟲省聲炊气上出則必長且高爾雅方言竝曰融長也高其引伸之義昭五年左傳明而未融其當曰

乎服虔註融高也杜預註融朗也皆言其明之盛與長
義近融又通作彤彤商謂之彤絲衣釋文云箋作融思元
賦展洩洩以彤彤注引左傳其樂也融融爲證是也白
虎通曰融者續也昭明有融與左傳明而未融語相反
有當从箋訓又謂旣已昭明而又融融不絕極言其明
之長且盛也彤說文作彤云彤船行也从舟彡聲融通
作彤猶哀元年左傳器不彤鏤賈子禮容語篇作蟲鏤
蟲卽虺之借字也

高朗令終傳朗明也始於饗燕終於享祀箋令善也天
旣與女以光明之道又使之長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
終是其長也瑞辰按爾雅釋言明明朗也朗說文作服云

明也竊謂明亦有高義故說文又曰根高木也閭門高也朗亦爲高猶昭亦爲明也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則以令終爲難故詩以高朗令終爲太平之福令終當兼福祿名譽言之不必如傳以爲享祀胡承珙曰此傳當作始於享祀終於饗燕言成王因祭祀而行旅酬無算爵及施惠歸俎之事皆屬饗燕之禮今傳始終二字傳寫誤例

令終有俶傳俶始也箋俶猶厚也

瑞辰

按俶从傳訓始

爲是令終有俶猶易言終則有始管子弟子職篇言周則有始大戴記盛德篇終而後始也說文俶及俶注並云一曰始也

公尸嘉告傳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箋諸侯有功德入爲天子卿大夫故曰公尸公君也

瑞辰

按祭統尸在

廟中則全於君爾雅皇公皆訓爲君詩或言皇尸或言公尸皆取尸在廟則全於君之義不取諸侯稱公之義籩豆靜嘉箋乃用籩豆之物潔清而美

瑞辰

按說文靜

寀也埤亭安也靖立埤也一曰細兒字義各別而經典中靜埤靖三字多通用廣雅釋詁埤善也藝文類聚引莊詩有靜家室云靜善也堯典靜言庸違史記五帝紀作善言盤庚自作弗靖靖亦善也又公羊傳談談善埤言王逸注楚辭引作譏譏靖言靖嘉猶言柔嘉柔爲善靜卽靖之段借亦善也

威儀孔時箋孔甚也言成王之臣威儀甚得其宜

瑞辰

按廣雅釋詁時善也時善以雙聲爲義威儀孔時猶言飲酒孔嘉也箋訓爲宜宜亦善也宜儀古通用爾雅釋詁儀善也上章攝以威儀謂羣臣此章威儀孔時宜謂成王蓋臣下既佐以威儀則上之威儀得羣臣之佐亦甚善也首二章及五六章君子皆指成王則此章君子有孝子亦指成王有者又也言君子又爲孝子也鄭箋以指羣臣失之

永錫爾類傳類善也箋長以與女之族類

瑞辰

按類者

類之段借說文類難曉也

段玉裁曰謂相似難分別

从頁米一曰鮮

白貌从粉省爾雅鮮善也類爲鮮白故義又爲善子以

肖父爲善國語叔尙引此詩而釋之曰類也者不忝前
哲之謂也成二年左傳引詩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
不孝令於諸侯其母乃非德類也乎以德類連言正與
傳訓善義合善可爲法法亦取其相肖故類又訓法楚
詞九章吾將以爲類兮王逸註類法也引詩永錫爾類
三家詩蓋有訓類爲法者方言類法也齊曰類廣雅類
藻也疏證曰類之言律律亦法也樂記律小大之稱史
記樂書作類是類與律聲義同今按訓類爲法正與下
章其類維何室家之壺文義相貫鄭箋訓爲族類失之
後漢書對平傳傳不可以絕類是後漢時通以類爲族類

室家之齒傳齒廣也箋齒之言捆也室家先已相捆繳

已乃及於天下瑞辰按齒搨以同聲爲義大射儀既拾

取矢搨之鄭註搨齊等之也搨通作瑁廣雅釋詁瑁齊

也玉篇瑁齊玉也廣雅又曰搨束也束亦所以齊之也

室家之齒猶言室室之齊耳箋訓齒爲搨搨與惓同聲

說文惓惓至誠也廣雅惓至也說文親至也搨繳有相

親之義但訓爲搨繳言其相親廣雅搨搨也搨者也言相附著不若訓

爲搨齊言其齊治爲善箋云室家先以相搨繳已乃及

於天下此卽大學所云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

平也至周語引此詩而說之曰齒也者廣裕民人之謂

也案方言裕猷道也道民亦謂之裕康誥乃由裕民乃

裕民曰皆道民也廣裕人民猶云廣道民人也爾雅宮

中街謂之闔孫炎曰街舍間道也說文闔宮中道从口
象宮坦道上之形蓋言象宮中道之周而而整齊也闔
爲宮中道名因借以喻道民之道又因闔從口有周而
之象周而則廣故言廣裕人民道與齊義相成道治也
齊亦治也曾釗曰廣與桃通爾雅桃充也桃亦作光光
與廣亦通此傳廣當讀爲桃謂其善由室家桃充於天
下今按孟子言充類此詩上言其類維何而下言室家
之廣正合充類之義國語廣裕卽充裕也箋云及於天
下亦本廣裕民人義而申言之然以闔爲相則經文但
有相義而無充廣及天下意矣曾釗又謂壺从口有桃
限之形亦非胡承珙曰闔之爲廣猶宮之爲穹室之爲

實

景命有僕傳僕附也箋天之大命又附著於女謂使爲政教也瑞辰按說文僕从業業从犇犇叢生草也象犇嶽相並出也故僕有附義爾雅釋木樸抱者郭註樸屬叢生者爲抱釋文樸又作僕是樸僕與樸古竝通用考工記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鄭註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正與僕訓爲附同義方言樸聚也郭註樸屬藜相著貌附聚義亦相成下文蘆爾女士從以孫子皆歷敘其附著之象正義訓僕爲僕御之僕昧古人段借之義矣

蘆爾女士傳蘆予也箋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瑞辰按

釐與賚雙聲釐卽賚之假借故訓爲子列女傳啟母塗
山傳引詩釐爾士女士女謂女而士行猶都人士言彼
君子女謂女而君子者也箋女而有士行者正釋經文
士女今毛詩作女士者後人順箋文而誤

從以孫子箋從隨也瑞辰按爾雅釋詁從重也

鳧翳

序鳧翳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

樂之也瑞辰按正義述毛以五章皆爲宗廟箋於首章

云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是以爲釋而賓尸

之詩而分二章爲祭四方百物三章祭天地四章祭社

稷山川卒章祭七祀未若從毛傳皆爲祭宗廟爲確以

今考之朱子集傳以五章皆爲宗廟繹而賓尸之詩是也禮器周旅酬六尸鄭註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正義言文武二尸及親廟尸凡六案六尸連后稷尸凡七蓋兼文武二祧而言若成王時文武尙在四親廟中連后稷尸凡五春秋成六年公羊何註禮天子諸侯立五廟是也此詩五言公尸正合五尸之數一證也爾雅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彤夏曰復昨易林鳧鷖遊涇君子以甯福德不愆福祿來成義本此詩復德者蓋取繹曰復祭之義二證也宣八年公羊何註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名與禮雖各異要其爲燕尸則同詩五章皆云公尸燕飲正宴尸之事三證也禮器周坐尸

詔侑武方鄭註武讀曰無聲之誤也方猶常也告尸行
節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之爲也有司徹上大夫賓尸
坐尸侑於堂酌而獻尸易林公尸侑食福祿來處義本
此詩與禮器有司徹合四證也古者祭天地社稷雖皆
有尸如尙書大傳曰舜入唐郊丹朱爲尸國語晉祀夏
郊董伯爲尸蓋皆配者之尸然不聞有賓尸之禮繹而
賓尸惟於宗廟見之此詩言旣燕於宗五證也得此五
證可決其爲宗廟繹祭之詩矣

鳧鷖在涇箋涇水名也水鳥而居水中猶人爲公尸之
在宗廟也故以喻焉

瑞辰

按詩沙渚濼臺皆乏指水旁

之地不應涇獨爲水名段玉裁曰箋本作涇水中也故

下云水鳥而居水中今本誤作水名其說是也今按爾雅水直波爲涇釋名作涇云涇徑也言如道徑也莊子涇流之大司馬彪曰涇通也在涇正乏指水中有直波處言非涇渭之涇

福祿來成箋故祖考以福祿來成女

瑞辰

按四章福祿

來崇傳崇重也來成猶言來崇成亦重也周官司儀爲壇三成鄭司農註三成三重也爾雅山三襲陟再成其一成坏再成一成猶云再重一重也廣韻成重也是皆成訓爲重之證士喪禮俎二以成鄭註成猶併也併與重義亦相通

福祿來爲傳厚爲孝子也箋爲猶助也

瑞辰

按少儀謂

之社稷之役鄭註役爲也正義爲謂助爲也論語夫子爲衛君乎夫子不爲也竝以爲爲助釋文爲于僞反註同協句如字案古音無平去之分爲字竝讀若論

鳧鷖在濼傳濼水會也箋濼水外之高者也瑞辰按說支小水入大水曰濼義與傳合廣雅濼厓也厓方也厓與涯同方與旁同以濼爲厓蓋本三家詩箋所云水外之高者卽厓也

福祿來崇傳崇重也瑞辰按爾雅釋詁崇重也又崇充也釋地八達謂之崇期孫炎註崇多也廣雅釋詁崇積也又崇積也竝與重疊之義相成

鳧鷖在壘傳壘山絕水也箋壘之言門也瑞辰按傳箋

義相承山絕水曰壘猶石絕水曰梁胡承珙曰絕如正絕流曰亂之絕謂山橫跨水中水流其罅其說是也周官廡人掌以時廡爲梁鄭司農註梁水偃偃水爲闕空以筍承其空案云爲闕空則形與門近矣漢地志金城郡浩壘師古註浩水名也壘者水流峽山岸深若門也正取此箋爲義壘者壘之變體从夔省从酉分聲與門音近故訓爲門凡物之有間可入有隙可乘者皆得謂之壘方言器破而未離謂之壘廣雅壘裂也壘亦壘也皆與壘訓爲門之義相通壘有門音門眉雙聲又轉爲眉故古鐘鼎文眉壽多借作夔亦作壘竊疑壘卽湄之段借秦風在河之湄傳湄水隈也廣雅隈厓也又隈方

也讀鹽爲湄正與上章在沙在渚在淥同爲水旁之地猶衛風淇厲淇側秦風水湄水泆字異而義同也詩人咏歎長言不嫌詞複箋惟過求分別以涇沙渚淥鹽各爲一義以取與轉不免失之附會耳

假樂

假樂君子傳假嘉也

瑞辰

按傳本爾雅釋詁假嘉雙聲

故通用中庸引詩正作嘉樂襄二十一年左傳晉侯賦嘉樂孟子趙注亦云詩大雅嘉樂之篇蓋皆從三家詩用正字

顯顯令德箋顯顯光也

瑞辰

按爾雅釋詁顯光也說文

顯从日下視絲古文以爲顯字廣雅釋詁顯顯著也中

庸引詩作憲憲顯與憲雙聲故段憲爲顯小司寇注意表也說文憲敏也敏疾則明憲有表明之義亦與顯義同

不愆不忘箋愆過也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

瑞辰

按說文愆或从寒省作憲春秋繁露郊語篇引詩不騫不忘說苑建本篇又引詩不愆不忘騫及愆皆寒之段借哀十六年左傳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愆卽詩之愆說文忘不識也與昏義相近又按愆爲過遺失亦過故孟子引詩不愆不忘而統以過字釋之

率由舊章箋率循也循用舊典之文章謂周公之禮法

瑞辰

按廣雅章程也周語將以講事成章章注章章程也又素問王注章程也式也舊章猶言舊程舊式謂古法也杜鄴曰舊章先王法度是也箋以舊典釋之可矣又以爲舊典之文章則非孟子引詩而釋之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正以舊章爲先王之法趙注以爲舊故文章失之

率由羣匹箋循用羣臣之賢者其行能匹耦已之心瑞

辰按羣匹二字平列而同義國語獸三爲羣廣雅釋詁

匹二也小雅吉日詩從其羣醜箋醜衆也又或羣或友傳獸三曰羣二曰友今按說文羣輩也人曰羣匹正與獸之曰羣醜曰羣友者同義對言則羣爲三匹爲二通

言則羣匹一也三年問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正以羣匹竝言此詩上章率由舊章爲法祖此章率由羣匹爲從衆春秋繁露董仲舒曰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引詩率由羣匹爲證皆以羣匹爲合偶仇匹之稱朱子集傳訓匹爲類是也箋義未免迂曲民之攸暨傳暨息也箋不解於其職位民之所以休息由此也瑞辰按方言息歸也民之攸暨謂民之所息卽謂民之所歸坳酌二章民之攸暨三章民之攸歸其義正同非謂民得息逸也春秋成二年昭二十二年左傳引詩竝作民之攸暨杜註暨息也小爾雅同案說文暨仰涂也暨日頗見也皆非休息本字惠氏棟曰玉篇屣息也

今爲慙說文無慙字爾雅慙息詩假樂暨息竝當依玉篇作屨今按釋元應一切經音義云慙說文作渴倉頡篇作屨則屨字已見倉頡篇不僅見玉篇矣一切經音義又云倉頡篇渴作慙則慙字亦見倉頡篇屨渴慙三字實一字之異體暨與暨皆屨字之段借說文渴息也不言或作屨與慙者偶遺之耳說文又曰眉卧息也與慙之从自同義又曰隸卧息也音義竝同集韻暨爲古文屨字屨卽眉字形近之譌廣雅急息也竝與屨聲近而義同玉篇又曰慙息也案說文以慙爲恐之古文而玉篇以爲息者蓋唐人以慙與屨同音遂段借通用耳據顏真卿書郭令公廟碑民之攸慙則詩暨字有作慙

者矣凡字从自从既者多以音近通用眉通作暨與既
及暨猶今堯典暨皋繇說文引虞書作皋咎繇也又按
釋詁氣靜也郭注氣未聞其義據廣雅氣息也息與靜
安同義氣既古通用氣亦既之段借詩民之攸暨三家
詩或有段作氣者訓靜猶訓息也至正義引釋詁咽息
也某氏曰民之攸暨當作某氏曰民之攸咽蓋某氏以
詩暨爲咽之段借咽息以雙聲爲義據方言咽息也東
齊曰咽說文東夷謂息爲咽引詩昆夷咽矣以咽當繇
詩之喙則爾雅之咽息乃釋繇篇之喙字非釋此詩暨
字也

公劉

廼積廼倉傳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箋邠國乃有積

委及倉也瑞辰按積倉與疆場對文故箋分積倉為二

露積曰庾與有屋曰倉異史記言公劉倉庾皆足庾即

積也孟子趙註云乃積穀於倉失之

于橐于囊傳小曰橐大曰囊瑞辰按文選千寶晉紀總

論引詩于橐于囊呂向註大曰橐小曰囊與毛傳互易

正義引左傳趙盾食靈輒為之簞食與肉置諸橐以證

橐小引公羊傳陳乞出公子陽生於巨囊以證囊大然

陳啟源據史記東方朔傳一囊粟漢書揚雄傳士或自

盛以橐又范睢扶服入橐則囊非不可盛食橐非不可

盛人到履恂引秦策伍子胥橐載而出以證橐大引史

記平原君傳譬如錐之處囊中以證囊小則大小蓋無定矣釋文引說文無底曰囊有底曰橐高誘戰國策註同今說文本無之據史記陸賈傳索隱引埤倉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說文繫傳引字書同字書蓋卽埤倉釋文蓋誤引埤倉爲說文又順經文引無底曰橐於上移有底曰囊於下今本囊橐二字上下互譌非二說互異也元應書引倉頡篇橐囊之無底者廣韻橐無底囊說文繫傳曰無底曰橐合諸說證之當以埤倉爲是說文橐囊也囊橐也廣雅橐囊也蓋囊與橐對文則異散文則

通

爰方起行傳以方開道路去之幽窆曰爲女方開道而

行瑞辰按爾雅釋詁爰曰也又爰于也曰于皆語詞方當从朱子集傳訓始廣雅方始也趙注孟子云又以武備之四方啟道路失之或訓方爲並亦非

于胥斯原傳胥相箋廣平曰原瑞辰按逸周書度邑解

史記周本紀竝言武王微九牧之君登幽之阜以望商邑幽阜卽幽原也括地志幽州三水縣西十里有幽原幽城在北原上

旣順乃宣傳宣福也箋旣順其事矣又乃使之時耕瑞

辰按宣之言通也暢也言民心旣順其情乃宣暢也故

下卽言而無永嘆矣詩五章乃言授田之事不得訓宣爲時耕也

而無永嘆傳民無長嘆猶文王之無悔也

瑞辰

按永嘆

卽咏嘆也樂記咏嘆之正義謂長聲而嘆義同毛傳釋文歎字或作嘆據說文歎吟也嘆吞嘆也二字異義詩作嘆者段借字

防降在嘯傳嘯小山別於大山也

瑞辰

按嘯正義本作

嘯故引爾雅重嘯以釋之謂與皇矣小山曰鮮義別然據毛傳嘯小山別於大山也與皇矣傳小山別大山曰鮮義正同獻鮮古通用獻可通作鮮故亦可作嘯釋文獻本又作嘯是也說文無嘯字嘯卽鮮之段借鮮古音近斯爾雅斯離也說文斯析也鮮从離析得名別亦離析故小山以鮮爲名正義引重嘯釋之誤矣

何以舟之傳舟帶也瑞辰按舟者舟之假借說文舟而
徧也字通作周帶周於身故舟得訓帶又服从舟會意
說文服用也一曰車右駢所以舟旋舟旋卽周旋也呂
覽順民篇高註服帶也服从舟而訓帶則知舟得訓帶
矣或疑舟卽服字脫其半故傳訓爲帶

維玉及瑤琕琕容刀傳瑤言有美德也下曰鞞上曰琕
言德有度數也容刀言有武事也瑞辰按周官大宰享

先王贊玉爵內宰后裸獻贊瑤爵祭統君洗玉爵獻卿
以瑤爵獻大夫是玉與瑤有別木瓜詩釋文引說文瑤
美石太平御覽引說文瑤石之美者今本說文作玉之
美者誤也漢書禮樂志郊祀歌眺瑤堂應邵註瑤石而

似玉者也皆瑤爲美石之證正義謂瑤是玉之別名失
之瞻彼洛矣詩鞞琫有珌傳天子玉琫而珌珌珌之
珌當作鞞珌卽瑤之段借此詩維玉及瑤連下鞞琫容
刀言之謂以玉飾琫以瑤飾鞞卽彼傳所謂天子玉琫
而珌珌也蓋公劉始以玉瑤爲鞞琫後遂尊爲天子之
服猶臯門應門之制本自大王也正義分玉瑤與鞞琫
爲二亦誤

京師之野傳是京乃大衆所宜居之野

瑞辰

按京爲幽

國之地名白虎通京大也師衆也天子所居故以大衆
言之此釋天子居名京師之義是知毛傳訓師爲衆亦
釋公劉名居爲京師之義非遂以師爲衆吳斗南曰京

者地名師者都邑之稱如洛邑亦稱洛師之類其說是也今案尚書大傳曰八家爲隣三隣爲朋三朋爲里五里爲邑十邑爲都十都爲師州十有二師焉則邑之稱師不自周始特京師連稱始此後遂以名天子居耳

于時廬旅傳廬寄也箋廬舍其賓旅

瑞辰

按廬旅古同

聲通用齊語衛人出廬於漕管子小甲作衛人出旅於漕又廬弓通作旅弓旅擯讀鴻廬之廬皆其證也周官遺人鄭註廬羈旅過行寄止後漢光武紀章懷註亦曰旅寄也與毛傳訓廬爲寄同義是知旅廬一也詩上下文處處言言語皆用疊字不應廬旅獨異詞竊疑古本原作廬廬謂寄其所當寄者故毛傳但釋廬字猶言

言語語傳但曰直言曰言論難曰語也廬旅古通用木
或作旅旅後又譌爲上廬下旅猶廼乃通用而此詩作
廼者九作乃者四參差互出皆由傳寫譌亂也箋已分
廬旅爲二則鄭君所見本已作廬旅矣

于京斯依踳踳濟濟俾筵俾几箋厚乎公劉之居於此
京依而築宮室其旣成也與羣臣士大夫飲酒以落之
羣臣則相使爲公劉設几筵使之升坐

瑞辰

按此節于

京斯依至旣登乃依四句何楷詩世本古義錢澄之田
間詩學竝以爲宗廟始成之禮是也禮君子將營宮室
宗廟爲先公劉依京築室宜莫先於宗廟大戴禮諸侯
遷廟禮曰至於新廟筵於戶牖間又曰祝奠幣於几東

正與詩俾筵俾几合祭統曰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與詩既登乃依合箋讀依爲展失之

乃造其曹傳曹羣也箋羣臣適其牧羣

瑞辰

按周官大

祝掌六祈二曰造杜子春謂造祭於祖也鄭司農謂大
師造於祖引司馬法曰乃造於先生今按造者禘之段
借說文禘告祭也蓋凡告祭通曰造也造亦通作告阮
氏積古壘鐘鼎款識載有衛公孫呂之告戈告卽造也
一切經音義卷九引詩乃告其曹告卽造祭三家詩或
省作告耳曹者禘之省借藝文類聚引說文祭豕先曰
禮今本說廣雅禘祭也玉篇禘豕祭也廣韻禘祭豕先
禮又脫去據下云執豕于牢知詩乃造其曹謂將用豕而先告祭

於豕先猶將差馬而先豢馬祖也

君之宗之傳爲之君爲之大宗也箋宗尊也公劉雖去

邠國來遷羣臣從而君之宗之猶在邠也

瑞辰

按傳以

上文俾筵俾几爲公劉之饗燕羣臣故以詩下四之字爲公劉之於羣臣箋謂羣臣爲公劉設几筵故以四之字爲羣臣之於公劉今按傳說是也小雅縣蠻詩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五之字亦謂尊之於卑者耳傳云爲之大宗正義引板傳云王者天下之大宗此與天子諸侯以母弟爲別子繼別者爲大宗異義蓋天子諸侯皆得爲大宗自爲天地宗廟社稷臣民之宗主而非五宗之所得擬傳意蓋以宗爲主爲長與

箋訓尊異也

其軍三單傳三單相襲也箋部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

瑞辰

按三單非三重之

謂今以爲相襲非也箋以無羨卒爲單亦似未確今案逸周書大明武篇隳城湮溪老弱單處孔晁註單處謂無保障是單卽單處之謂此詩徹田爲糧承上度其隰原言豳居永荒承上度其夕陽言則知其軍三單亦承上相其陰陽觀其流泉言之謂分其軍或居山之陰或居山之陽或居流泉之旁故爲三公劉遷豳之始無城郭保障之固故謂其軍爲三單耳

度其隰原箋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寡瑞辰按禹貢雍州

原隰底績鄭註原隰幽地卽詩隰原詩譜幽地在禹貢

岐山之北原隰之野竝以隰原爲幽地名與箋說異

于幽斯館傳館舍也瑞辰按白虎通京師篇引詩于幽

斯觀據春秋築王姬之館於外白虎通嫁娶篇引作觀

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靈囿燕於閑觀漢書文選皆

作館是館觀古同聲通用作觀者蓋三家詩

取厲取鍛傳鍛石也箋鍛石所以爲鍛質也取鍛厲斧

斤之石可以利器用釋文厲本又作礪鍛木又作礪瑞辰

按礪者厲字之俗說文厲旱石也繫傳旱石礪石也

案厲爲旱石對底爲柔石言柔爲細石則旱爲麤石矣

鑱石謂之厲猶粗米謂之糲也鍛當以作礲爲正毛傳
鍛石也段玉裁曰當作礲礲石也今本奪一字說文鍛
厲石也段玉裁曰當作礲石段與厲絕然二事案晉鍛
乃戈矛礪乃鋒刃鍛之欲其質之堅也厲之欲其鋒之
利也今按段說辨礲非厲是也惟鍛金鐵今皆以鐵爲
質未有以石者古之段物或以石故春秋鄭公孫段字
子石與後世異說文以礲爲礲石義本毛傳鄭箋以石
爲鍛質者疏云質樵也言鍛金之時以山石爲樵質爾
雅樵謂之棟釋文樵本或作砧鍛金之以石爲質蓋猶
擣衣之有砧也礲礲段三字同聲通用而說文曰礲小
冶也礲礲石也段樵物也則三字各有本義實爲樵物

所該者廣不必皆以石惟以石段物則名段詩作鍛者
段借字耳正義以鍛爲冶鐵之名失之說文段木或作
段徐音平加反亦誤

止基廼理箋止基作宮室之功也而後疆理其田野
辰按止猶既也釋詁卒已也釋言卒既也已與止同義
卒爲已又爲既則止亦既也止基廼理猶言既基廼理
也止旅廼密猶言既旅廼密也與上章既登乃依既景
廼岡句法正同箋訓止爲止息之止失之

爰衆爰有箋校其夫家人數日益多矣器物有足矣

辰按有與衆同義猶言爰居爰處處亦居也爾雅釋詁
撫厖大也又曰撫厖有也有大義近易雜卦曰大有衆

也知有亦與衆多義同魚麗詩旨且有猶言旨且多有亦多也下夾其皇澗四句皆言來居之衆多卽承上爰衆爰有言之

止旅乃密傳密安也箋公劉居豳卽安軍旅之役止士

卒亦安

瑞辰

按旅廬古通用旅當讀如十里行廬之廬

廬寄也謂民既寄廬於此乃見其繁密也箋以止旅爲止軍旅之役失之

芮鞠之卽箋芮水厓也鞠究也箋芮之言內也水之內

曰隩水之外曰鞠

瑞辰

按芮卽洧之段借鞠通作汎隩

又作坻周官職方雍州其川涇洧鄭註洧在豳地引詩

洧汎之卽漢書地理志芮水出汧縣西北東入涇詩芮

阨雍州川也據顏師古言韓詩作芮阨則知鄭註周禮以洎阨爲雍州川者亦韓詩說至箋毛詩始從爾雅毛傳今按箋說是也洎入以雙聲爲義故說文以洎爲水相入貌王肅亦云洎入也出爲外則入爲內故水厓之在內亦名洎鞠窮鞠曲皆雙聲故偃僂之狀曰窮窮水之外曲亦名鞠耳至傳云鞠究也者李黼平曰傳蓋讀鞠爲究古阨泥二字俱从尻尻與究竝从九得聲聲同者義亦同是鞠阨泥究同物故傳轉爲究水經溫水篇注說九德縣云九德浦內逕越裳究九德究南陵究又云竺枝扶南記山谿瀨中謂之究究卽鞠也可補孔疏之缺今按爾雅釋言鞠究窮也鞠究同義故傳以究釋

韜韜究爲水涯卽水窮處也爾雅又言厓內爲隩外爲
鞠孫炎曰內曲裏也外曲表也今按內曲爲芮外曲爲
鞠則詩之芮鞠又卽爾雅之澳鞠

坳酌

可以餠餠傳餠餠也餠酒食也釋文餅又作饋字書云
一蒸米也瑞辰按說文餠滫飯也餠餅皆或體字爾雅

釋言饋餠稔也郭註今呼餐音脩餐飯爲饋饋均孰爲
餠詩疏引孫炎云蒸之曰饋均之曰餠說文餠飯氣流
也蓋謂撥饋之時飯氣流布是餠餠本一事胡承供曰
說文以饋爲滫卽今人蒸飯熱時以水淋之謂之撥饋
今按饋與餠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故爾雅並訓爲稔毛

傳卽以饈釋饋猶其以函釋臠也饋爲蒸米則饈宜讀如饈人之饈周官大鄭註饈人主炊官也儀禮鄭註炊黍稷爲饈是也不得从爾雅訓爲酒食

卷阿

序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

瑞辰

按汲冢紀年成王三十

三年遊於卷阿召康公從其所言出遊之年雖未足信然以詩義求之其爲成王出遊召康公因以陳詩則無疑也首章豈弟君子來遊來歌正謂成王遊歌於卷阿之上君子謂成王也箋以君子爲賢臣失之以矢其音及末章矢詩不多維以遂歌乃召康公欲人之陳詩荅王爾雅對遂也廣雅對荅也對爲遂則遂亦可訓對遂

歌猶云荅歌也傳云遂爲工師之歌箋云欲今遂爲樂
歌竝失之

有卷者阿傳卷曲也

瑞辰

按說文卷却曲也是卷之本

義引申爲凡曲之稱猶鬢本髮好引申爲好兒之稱也

伴奂爾游矣傳伴奂廣大有文章也箋伴奂自縱弛之

意也

瑞辰

按伴奂二字疊韻說文伴大兒奂字注一曰

大也是二字同義皆大也古讀奂同援故伴奂又通作

畔援廣大者易放縱故箋訓爲自縱弛之意傳訓爲廣

大有文章者蓋以廣大釋伴字以文章釋奂字非詩義

也

俾爾彌爾性傳彌終也

瑞辰

按彌者彌之段借段玉裁

曰蓋用弓部之彊而又省玉也說文矧久長也惟久長是以能終胡承珙曰終者盡也彌其性卽盡其性也

似先公會矣傳似嗣也會終也箋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瑞辰按爾雅釋詁會終也郭註引詩嗣先公爾會矣

蓋本三家詩據三章百神爾主矣四章純嘏爾常矣皆有爾字則从郭引有爾字爲是箋云而終成之而猶汝也正義釋傳云汝王能終之矣似鄭箋及正義本皆有爾字故以而及汝王釋之今本乃後人妄刪耳會之言久也就也久則有終就亦終也故爾雅訓爲終正義本作迺今作酋者从釋文本說文酋釋酒也釋酒卽昔酒周禮注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醇酒者也是酋有久

義又說文僭終也僭之古音與酋同釋名曹酋也猶爾
雅僭慮也釋文云僭音囚也音同則義同故僭亦訓終
第祿爾康矣傳第小也箋第福瑞辰按爾雅釋言第小
也傳以第爲第之段借故訓爲小對下純嘏爲大福言
也爾雅釋詁祿福也郭註引詩祿祿康矣蓋本三家詩
弗與祿雙聲方言福祿謂之祿哉箋以第爲祿之段借
故訓爲福猶生民箋讀第爲祿也傳箋各有所本正義
言第之爲小爲福皆無正訓由不明段借之義耳

純嘏爾常矣傳嘏大也箋純大也予福曰嘏使女大受
神之福以爲常瑞辰按胡承珙曰案賓之初筵及此傳
皆訓嘏爲大惟鄭箋嘏訓受福其實義相成也蓋嘏本

訓爲大郊特牲曰嘏長也大也方言嘏大也宋衛陳魯之間謂之嘏秦晉之間凡物壯大謂之嘏說文嘏大遠也因祭祀受福曰嘏而大義遂專屬於福以漢人爾雅注例之當曰嘏福之大也傳但曰大而福義自見鄭君生於後漢釋經之法稍變故必以予福申明之少牢饋食禮以嘏于主人云嘏大也予主人以大福此可見嘏祇有大訓引申之爲大福耳今按胡說是也逸周書寶典篇樂獲純嘏孔晁注純大也嘏大也謂之大大之福正與傳箋義合又賈子禮篇曰祐大福也嘏與祐音義竝同嘏亦爲大福

有馮有翼傳有馮有翼道可馮依以爲輔翼也箋馮馮

几也翼助也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為尸尊之豫撰几擇
 佐食瑞辰按說文馮馬行疾也此馮之本義至訓馮依
 者乃棚字之段借說文棚輔也从人朋聲讀若陪位又
 朋下曰鳳飛羣飛從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謂棚借作
 朋也此詩棚借作馮猶湖為無舟渡河經傳通借作馮
 二貝為朋亦借作馮也俗作憑失之有馮有翼猶云有
 輔有翼傳云道可馮依非詩義也說文凭依几也引周
 書凭玉几讀若馮箋以馮為馮几蓋以馮為凭之段借
 亦非

有孝有德箋有孝斥成王也有德謂羣臣也廟中有孝
 子有羣臣瑞辰按王尚書曰爾雅善父母為孝推而言

之則爲善德之通稱逸周書諡法篇曰五宗安之曰孝
慈惠愛視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則所包者廣矣文侯之
命曰追孝于前文人大雅邇追來孝追孝謂追善德也
周語樊穆仲曰魯侯孝亦謂魯侯有善德也今按王說
是也此詩有孝有德亦乏言有善有德不必專指孝親
言此與上有馮有翼皆指求賢用吉士箋以有孝爲指
成王失之

以引以翼傳引長翼敬也箋使祝贊道之扶翼之

瑞辰

按行葦箋在前曰引在旁曰翼彼謂引翼老者此謂引
翼人主義得兩通箋指祭祝言失之

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傳翾翾衆多也箋翾翾

羽聲也亦與衆鳥也爰于也鳳凰往飛翾翾然亦與衆鳥集於所止衆鳥慕鳳凰而來喻賢者所在羣士皆慕而往仕也瑞辰按傳以翾翾爲衆多則其羽卽指衆鳥言亦當對鳳凰言非謂鳳凰與衆鳥胡承珙釋之曰若云鳳凰于飛則有此衆多之羽亦集於所止耳其說是也說文曰鳳飛則羣鳥從以萬數故鳳古作朋字此詩所以言衆鳥之翾翾箋以翾翾爲鳳鳥之羽聲又以亦爲與衆鳥與傳異義正義引王肅述毛以亦爲鳳事自相亦尤非毛悞

矢詩不多維以遂歌傳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爲工師之歌焉箋矢陳也我陳作此詩不復

多也欲合遂爲樂歌王日聽之則不損今之成功也瑞

辰按首章言矢音者望賢者之陳歌也末言賢人衆多

則陳詩者亦多正與首章相應非謂矢詩爲召公自言

陳作此詩也故以不多爲多箋誤解爲召公自言陳作

此詩因易傳以不多爲順詞正義據箋申傳又以不多

爲王能用賢不復須戒故以作詩爲煩多殊失傳情

民勞

汔可小康傳汔危也箋汔幾也王幾可以小安之乎瑞

辰按爾雅釋詁幾危也又幾汔也幾古幾字見汗簡玉篇引埤

倉亂幾也說文幾斃也是知傳訓汔爲危者正以危與

幾同義猶殆訓危又爲庶幾也故箋以幾申釋傳義胡

承琪曰古人言幾每曰危漢書宣元六王傳我危得之
又外戚傳今兒安在危殺之矣皆以危爲幾是也正義
讀傳危如安危之危失之沆幾以雙聲爲義故釋詁又
曰幾近也詩疏引孫炎曰沆近也昭十年左傳引詩沆
可小康杜註沆期也幾期以聲近爲義詩疏引史記周
昌傳臣期知其不可以釋杜義誤矣漢書元帝紀魏志
辛毗傳竝引詩迄可小康蓋本三家詩迄卽沆字之俗
顏師古訓迄爲至亦非又按此詩以康休息愒安對上
民亦勞止言之而歷言小康小休小息小愒小安者非
謂民勞之甚宜小小安息之也古人以小爲語詞猶以
大與中爲語詞也文王詩小心翼翼小心猶言中心也

公羊桓十六傳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衆猶言不能使衛衆也此詩上言勞止以止爲語詞若但言汔可康汔可休則不辭故以小字助之成句非謂民不必大安息且小安息之也小爲語助蓋失其義久矣

無縱詭隨傳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謹無良慎小以懲大也瑞辰按經義述聞曰詭隨疊韻字不得分

訓詁隨卽無良之人亦無大惡小惡之分詭隨謂論詐謾欺之人詭古讀若戈淮南說林訓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疏

隨讀若譎譎音上禾反字或作訛又作詘隨其段借字也方言虔儼慧也秦謂之謾晉謂之懇宋楚之間謂之捷楚或謂之譎自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黠或謂之鬼

說文沈州謂欺曰詭楚辭九章或訑謾而不疑燕策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竝字異而義同今按王說以詭隨爲謫詐謾欺之人是也元應書引三倉詭謫也廣雅釋詁詭欺也詭通作愧廣雅釋言詭愧也又省作危莊子漁父曰苦心勞形以危其真釋文危本作譌詭僞亦聲近僞卽譌也譌卽訑也譌通作訑又通作他廣雅詑他竝曰欺也又借作他淮南說山篇媒但者非學謾他他本誤作也此从廣雅疏證引又通作訑元應書引纂文曰兗州人以相欺人爲訑人皆詭隨爲謫詐謾欺之證至謂詩詭隨卽無良之人無大惡小惡之分則非胡承珙曰案後漢書陳忠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

蟻孔氣洩鍼芒是以明者慎徵智者識機書曰小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所以崇本絕末鈞深之意也廣雅亦曰詭隨小惡也此詩每章皆言詭隨而但曰無縱可知其爲小惡下文云以謹曰式過明其惡漸大矣此仍從毛義爲允又按昭二十年左傳引詩作毋從詭隨據箋云無聽於詭人之善不肯行而隨人之惡者則鄭亦讀縱爲聽從之從

柔遠能邇傳柔安也箋能猶仰也安遠方之國順仰其近者瑞辰按能與柔義相近柔之義爲安爲善能亦安也善也易宜建侯而不甯鄭本而作能云能猶安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柔遠能邇顏師古註能善也是其證矣

能字从巳得聲古與而字聲近通用

易眇能視跛能履虞本能作而呂氏

春秋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高註而讀曰能皆而能通用之證漢晉郵碑

深遠而邇卽柔遠能邇也而如古同聲故箋訓能爲仰

仰卽如也如猶若也

廣雅如若也

若有順意

爾雅若順也

故箋云

順仰其近者正與安善義通徐邈云能鄭奴代反此卽

鄭註禮運樂記所謂能字古皆作耐者也耐去寸則爲

而故能又讀而訓如也王尙書經義述聞曰古者謂相

善爲相能康誥曰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僖九年左

傳曰入而能民土於何有文十六年傳曰不能其大夫

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襄二十一年傳曰范鞅與欒盈

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昭十一年傳曰蔡侯獲罪於其

君而不能其民三十一年傳曰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宣十一年穀梁傳曰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竝與柔遠能邇之能同義今按王說是也公羊傳二十四年傳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不能乎母猶言不順乎親能亦順也舊解多失之

以謹愾愾傳愾愾大亂也箋愾愾猶謹謹也瑞辰按愾

者愾之段借說文愾愾也愾亂也引詩以謹愾愾愾愾當爲愾愾之譌釋文愾說文作愾是其證也呂刑泯泯芬芬傳泯泯爲亂逸周書祭公解泯泯芬芬孔晁註泯芬亂也愾與泯同義賓之初筵詩載號載呶傳號呶呼號謹呶也說文呶謹聲也箋讀愾爲呶故以謹謹比之

謹諱當从釋文本作謹譏周官大司馬註饒讀如謹曉
之曉賈疏引詩以謹謹曉基本三家詩鄭箋亦本三家
爲說曉卽譏也

以謹醜厲傳醜衆厲危也箋厲惡也

瑞辰

按醜厲二字

同義醜亦惡也古者美醜好醜多對言傳訓醜爲衆失
之

戎雖小子傳戎大也箋戎猶女也

瑞辰

按戎女一聲之

轉故箋以戎爲女之段借

以謹繾繾傳繾繾反覆也釋文繾本或作卷

瑞辰

按說

文無繾繾字新附有之錢大昭曰繾繾當作緊綦楚詞
九思曰心緊綦兮傷懷王逸章句緊綦糾繆也一作繾

繆說文緊纏絲急也。綦纏臂繩也。今按緊字糾忍切。从
取。絲省。別作絀。玉篇引春秋成公四年鄭伯絀卒。有古
干一切。則从取得聲。與縶音近。故縶縶卽緊綦之別體。
左氏昭二十五年傳縶縶從公。杜注縶縶不離散也。與
反覆義正相成。廣雅釋詁縶縶搏也。搏義與不離散義
相近。胡承珙曰荀子成相篇精神相反。楊倞注相反謂
反覆不離散。然則傳訓反覆正與不離散義通也。

王欲玉女。箋玉者君子比德焉。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
瑞辰按說文金玉之玉無一點。其加一點者解云朽玉。

也从王有點。讀若畜牧之蓄。阮宮保謂詩王欲玉女。玉
字專是加點之玉。玉畜好古音皆同部。相段借玉女者。

畜女也畜女者好女也召穆公言王乎我正惟欲畜女
好女不得不用大諫詩之玉女與孟子引詩曰畜君何
尤畜君者好君也無異玉歸畜字之段借其說是也因
思禮記請君之玉女玉女亦當讀畜卽好女猶云淑女
也洪範維辟玉食玉食猶言珍食玉亦好也此箋解爲
金玉之玉失之

板

上帝板板傳板板反也上帝以稱王者也箋王爲政反
先王與天之道瑞辰按說文有版無板後漢書董卓傳
李賢註文選辨命論李善註引詩皆作版版荀子楊倞
註亦云大雅版之詩爾雅版版僻也廣雅版版反也是

知古本皆作版版版反以聲爲義韓詩外傳以上帝版
版下民瘁瘁爲君反道而民愁則知箋云反先王與天
之道正本韓詩申傳反字之義非分釋版版爲二事正
義釋傳云反又反釋箋云反有二事則凡詩中疊字如
管管憲憲皆將舉二事以釋之其謬甚矣

下民卒瘁傳瘁病也釋文瘁本又作憊沈本作瘁瑞辰

按卒者悴之消借說文悴息也讀與瘁同瘁瘁皆病也
韓詩外傳引詩正作下民瘁瘁說文瘁勞病也疸黃病
也二字音同而義別瘁蓋疸字之或體禮緇衣引詩作
直本亦作瘁爾雅瘁病也作瘁者正字直瘁憊皆段借
字

出話不然傳話善言也。瑞辰按話有二義有但作言字

告字解者爾雅話言也盤庚乃話民之弗率釋文引馬融註話告也言也是也有作善言解者書疏引爾雅舍人註曰話政之善言也孫炎曰善人之言也說文作誥云會合善言也籀文作誥玉篇云誥古文話是也今按盤庚乃話民之弗率當訓誥抑詩慎爾出話當訓言惟此詩出話不然話當訓爲善言耳然者然之焮借方言欸然也說文然語聲也廣雅然磨也

爲猶不遠傳猶道也箋猶謀也。瑞辰按猶通作繇爾雅

繇道也又作猷方言裕猷道也故傳訓猷爲道然下文猶之未遠卽承上爲猶不遠言之傳於下訓猶爲圍則

上不得異義故箋以謀釋之謀圖一也

靡聖管管傳管管無所依繫箋王無聖人之法度管管

然以心自恣

瑞辰

按管管爲恣恣之段說文恣憂也廣

雅作恠亦云憂也字通作懽釋訓懽懽懽懽憂無告也
玉篇廣韻恣字下云恣憂無告也是恣恣卽懽懽也
又通作瘡爾雅瘡瘡病也竝與毛傳無所依繫義近傳
意蓋謂王詐爲求賢之詞言世無聖人其憂恣恣然若
無所依也不實於亶則並無求賢之實矣此二句正承
上出話不然言之猶下句猶之不遠承上爲猶不遠言
也至箋以靡聖爲無聖人之法度而以管管爲心自恣
此蓋與傳異義廣雅釋訓管管浴也浴與欲古通用浴

卽欲之段借其義當本三家欲卽恣也與箋訓以心自恣正合箋義亦本三家也正義合傳箋爲一誤矣

無然憲憲傳憲憲猶欣欣也

瑞辰

按憲欣二字雙聲憲

憲卽欣欣之段借猶掀訓軒起昕天卽軒天皆以雙聲爲義也欣通作訢說文訢喜也字从言疑有喜言之義與下文泄泄義相近

無然泄泄傳泄泄猶沓沓也

瑞辰

按說文唯多言也又

誰多言也竝引此詩荀子解蔽篇曰辨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詛是泄泄實多言之貌說文沓語多沓沓也沓通作諧說文諧譖諧也玉篇譖諧妄語也荀子正名篇曰諧諧然揚倮註諧諧多言也詩噂沓昔憎鄭箋謂噂噂

沓沓相對談語是沓沓亦爲多言故傳曰泄泄猶沓沓其義本之孟子孟子曰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正以言非先王之道爲猶沓沓與荀子訓詁義合泄泄謂多言妄發故下文辭輯辭擇專以言詞言爾雅釋訓憲憲泄泄制法則也郭註佐典虐政設教令也此詩箋云臣乎文無憲憲然無沓沓然爲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其義正本爾雅均與說文多言義近正義以泄泄猶沓沓爲競進之意朱子孟子集註又以泄泄沓沓爲弛緩之意均與古義違矣

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擇矣民之莫矣傳輯和洽合擇悅莫定也箋辭辭氣謂政教也王者政教和說順於

民則民心合定此戒語時之大臣

瑞辰

按說文治霑也

俗合也傳訓洽爲合者謂洽爲俗之段借釋詁郃合也
郃卽洽猶毛詩在洽之陽稱引者亦多作郃也懌朱彬
讀爲彘說文彘敗也彘借作懌猶彘借作斲與擇也莫
朱彬讀爲瘼訓病謂四語兼善惡言詞和則民合詞敗
則民病義較傳箋爲允說苑善說篇子貢曰出言陳辭
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引詩辭之釋矣民之莫矣正兼
詞之美惡言之

聽我囂囂傳囂囂猶警警也箋警警然不肯受

瑞辰

按

囂警二字疊韻十月之交詩說口囂囂釋文引韓詩作
替替是囂替通用之類據說文囂聲也說口囂囂當以

作瞽爲正字韓詩作瞽瞽段借字也

說文瞽衆口愁也引詩哀鳴瞽瞽爲

瞽之正字

此詩當以瞽瞽爲正字潛夫論引詩作聽我敖敖

卽瞽之媼毛詩作囂囂亦段借字爾雅釋訓仇仇敖敖傲也郭註皆傲慢賢者蓋以敖敖爲釋此詩聽我囂囂

潛夫論引詩作聽我敖敖與爾雅正合至爾雅釋文引

舍人本傲作毀云敖敖衆口毀人之貌則以敖敖爲釋

詩讒口囂囂矣桂氏觀云箋不肯受當爲不省受之謔

廣韻瞽不省語也是其證說文瞽不肖人也韻會引說

文作不肖人言也不肖亦當爲不省今按桂氏說是也

王逸九思令尹兮瞽瞽註瞽瞽不聽話言而妄語也

按此

誤合二義爲一然可證瞽瞽爲不省人語

玉篇聾字註引廣雅云聾不入人

語也埤雅云不聽也竝與不省受之義同聲卽警之俗也

老夫灌灌傳灌灌猶欸欸也

瑞辰

按灌欸以疊韻爲訓

說文懽喜欸也欸意有所欲也胡承珙謂灌爲懽之借故說文引爾雅正作懽懽

我言維服箋服事也我所言乃今之急事

瑞辰

按服者

良之段借說文良治也我言維服猶云我言維治治言對亂言而言猶左傳以治命對亂命言也箋訓服爲事若直云我言維事則不辭故必以乃今之急事增成其義非詩意也

天之方濟濟怒也

瑞辰

按釋言濟濟也引詩天之方濟

此傳所本說文無憺字。盧注云：小怒也。从心，豈聲。陳壽
禮謂卽天之方憺之憺。今按廣韻：憶在十三祭尺制切。
音義正與憺同。

無爲夸毗傳。夸毗，體柔人也。箋：女無夸毗以形體順從
之正義釋訓云：夸毗，體柔也。李巡曰：屈已卑身求得於
人曰體柔。然則夸毗者便僻其足前却爲恭以形體順
從於人。故曰以體柔人。瑞辰按夸毗爾雅釋文引字書

作踣躄。玉篇廣韻皆作踣躄。爾雅與窳條戚施同釋三
者皆連絲字，非可分析言之。毛傳體柔人也。相臺本作
以體柔人。合箋及正義考之，當从相臺本。爲是孫炎云
夸毗屈已卑身以柔順人也。義正與毛傳同。爾雅以口

柔面柔體柔同釋蓋猶論語巧言令色足恭三者並舉
足恭卽體柔也臧庸拜經堂日記曰表記孔子曰君子
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不失足者不足
恭也不失色者不令色也不失口者不巧言也大戴記
曾子終身篇足恭而口聖足與口對文是知足恭古皆
如字讀今按臧說是也論語孔安國註足恭便僻之貌
此詩正義便僻其足前却爲恭正本論語孔註墨子云
再拜便僻便槃二字同聲便僻卽槃辟也漢書何武傳
坐舉方正召見所舉者槃僻雅拜注服虔曰行禮容拜
也今案辟當讀如宛然左辟之辟便辟槃辟皆便旋退
避足恭之貌卽詩所云夸毗後漢書崔駰傳恥夸毗以

求舉注夸毗謂佞人足恭善爲進退是也說文佞憊詞也憊慙也段玉裁疑佞卽夸毗字胡承珙曰毗卽憊之借憊今字作憊謂疲極也孟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其夸毗之謂乎

民之方殿屎傳殿屎呻吟也釋文殿說文作唵屎說文作伊瑞辰按說文引詩作唵伊者正字詩及爾雅作殿屎者段借字也釋元應衆經音義卷七引埤蒼嗅伊內悲也亦痛念之聲也據說文伊从口伊省聲是伊與伊實一字屎字說文所無惟徒字下云屎古文徒屎蓋屎字之消

喪亂蔑資傳資財也瑞辰按資齊古同聲通用易喪其

資斧子夏傳及衆家竝作齊應劭曰齊利也資又通齋
周官掌皮歲終則會其財齋注予人以物曰齋鄭司農
曰齋或爲資外府注齋行道之財用也遣人疏引書傳
行而無資謂之乏聘禮問幾月之資鄭注資行用也古
文資爲齋廣雅齋裝也齊卽齋之消借據說文鈔利也
讀若齊資齊皆當爲鈔之段借傳訓爲財猶說文訓利
也桑柔詩國步蔑資義同此鈔借作資猶說文越讀若
資也又按說文資貨也貨財也貨財同義則資之本義
亦與鈔近逸周書鄩講解三施資注旅資以惠也蓋以
資爲行用之財至齋據說文曰齋持遺也掌皮注齋所
給予人以物曰齋則與資音同而義別矣

天之牖民傳牖道也正義牖與誘古字通用

瑞辰

按召

南詩吉士誘之傳誘道也樂記引詩誘民孔易鄭注誘進也韓詩外傳引詩亦作誘此誘牖通用之證據說文羨相誅呼也从么羨或作誘古文作羨羊部又曰羨進善也文王拘羨里在蕩陰是訓道訓進皆當以羨爲正字顧命天受羨若馬注羨道也其正字也作誘者羨字之或體羨或借牖猶羨里尙書大傳史記皆作牖里也羨或作誘因羨或作誘古文亦通作羨也

如壘如箎傳如壘如箎言相和也

瑞辰

按胡承珙曰案

樂器相和者多何以獨言壘箎張蒼疑耀云閱古今樂律諸書知七音各自爲五聲如宮磬鳴而徵磬和獨壘

箎則二器共爲一音壘爲宮而箎之徵和壘爲角而箎之羽和此所以言相和可補孔疏之缺

摛無曰益箋無曰是何益

瑞辰

按摛猶取也取民之道

以治民非於民有所增益卽中庸以人治人也故下卽接以牖民孔易矣箋以益爲何益失之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傳辟法也箋民之行多爲邪僻者乃女君臣之過無自謂所建爲法也

瑞辰

按盧氏釋文

考證云後漢書張衡傳家語子路初見篇玉篇人部一切經音義九文選注三皆引作多僻段玉裁曰傳辟法也之上不言辟僻也蓋漢時毛詩本上作僻下作辟故箋云多爲邪僻各書徵引皆上僻下辟釋文亦然自唐

石經二字皆作辟而朱子并下辟字釋爲邪矣胡承珙
曰宣九年左傳陳殺洩洎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
立辟其洩治之謂乎昭二十八年左傳晉祁勝與鄔滅
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無道立矣子
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此皆謂邪
辟之世不可執法以繩人雖與詩義稍異然立辟皆爲
立法後儒訓下辟字亦爲邪非經義矣今按釋文本作
多僻與後漢書家語玉篇文選注引同正義本自作多
辟與左傳引同蕩釋文云辟匹亦反邪也本又作僻是
亦以辟爲正字矣至傳云辟法也不更指其何辟阮宮
保校勘記謂猶昔育恐育鞠傳之育長不指言何育其

說是矣段氏遂據以爲多辟當作僻之證失之又按文
選思元賦覽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義與左傳
引詩同又與說苑至公篇引詩其命多僻同其說蓋本
三家詩其字自从本字作多僻耳

价人維藩傳价善也箋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
事者瑞辰按說文价善也引詩价人維藩本毛詩爾雅

介善也郭註引詩作介荀子君道篇漢書諸侯王表及
王莽傳引詩竝作介蓋本三家詩介卽价之消借箋訓
介爲甲失之介亦古通用爾雅介大也又曰介善也方
言說文竝曰介大也价人爲善人卽爲大人與下大師
大邦大宗爲一類若訓爲甲則不相類矣

大師維垣傳垣墻也箋大師三公也釋文大師音泰注

大師同

瑞辰

按此詩三句連言大皆當讀如大小之大

首句价人維藩价亦大也不應大師大字獨音泰且介人爲賢臣則三公皆在其內不應重言太師大師大師宜謂大衆大師維垣猶云衆志成城也荀子君道篇曰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則亡詩云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蓋引詩介人維藩以證好士而榮大師維垣證上愛民而安徐氏璈謂其以大師爲大衆其說是也毛詩出於荀卿其訓大師當與之同特以師之訓衆爲常義故傳不待言耳正義以箋釋傳誤矣大宗維翰傳王者天下之大宗翰幹也箋大宗王之同

姓之適子也

瑞辰

按相臺本箋作大宗王之同姓世適

子也據鄭註禮記繼別爲宗云別子之世適也又此詩正義云故知大宗王之同姓世適子也則从相臺本爲是古以別子之世適爲大宗族人不敢以其戚戚君傳以大宗爲王者失之且翰與藩垣屏竝言皆是扞衛國家之義不得以維翰獨指王者言也

無敢戲豫傳戲豫逸豫也

瑞辰

按豫與戲竝言豫亦戲

也孟子趙注豫亦遊也逸通作佚又作勃倉頡篇豫佚也廣雅勃遊二字竝訓爲戲是豫亦訓戲之證豫亦爲戲猶之節南山不敢戲談玉篇廣韻竝云談戲調也談亦戲也毛傳以逸豫釋戲豫正以逸亦戲也後漢書蔡

邕傳引詩畏天之怒不敢戲豫而釋之曰天戒誠不可戲也亦以戲豫同義故但以戲釋之耳正義謂戲而逸豫失之

敬天之渝箋渝變也瑞辰按爾雅釋言渝變也蓋釋詩舍命不渝非釋詩敬天之渝渝與怒對文當讀爲愉唐風他人是愉毛傳愉樂也喜樂義近敬天之愉猶云敬天之喜作愉者段借字也迅雷風烈爲天之怒則和風甘雨爲天之喜天之怒喜皆敬則無時而不敬矣

昊天曰旦傳旦明瑞辰按詩以旦衍爲韻釋文本衍作美且美亦韻也或據郊特牲且明且爲禮字脫其半因疑此詩且亦神字之脫誤則於韻不合矣

及爾游衍傳游衍行溢也箋游溢相從釋文本作美云
本或作美瑞辰按廣雅釋言淫游也小爾雅淫溢沒也
游衍之言與淫溢義近說文衍水朝宗于海兒也引申
爲盈溢之稱訓溢者當以衍爲正字作美者同音段借
字小爾雅延衍散也游衍卽放散之義溢與散義正相
成